

## 浙财校庆专栏

## 遥想当年艰苦卓绝

七十年代,因为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财税、银行系统干部青黄不接,为了培养财会类人才,创办浙江财政银行学校(浙江财经大学的前身)势在必行。我因学校创办需要,听从省财政厅安排,于1975年从社教运动下乡所在的上虞调回杭州,并负责后勤工作。那以后的十几年,我见证了浙江财经大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至1989年底退休。伴随着它一路走来,感慨颇深。

## 一穷三无 白手起家

1974年,当时的浙江省财政金融局决定创办浙江财政银行学校,创办初期,困难重重。1975年,我调到当时处在“三无”状态的学校——一无房子,二无师资,三无车子。因为主要负责解决学生的吃饭、住宿问题,租借房子的重大任务就落在我们后勤人员的肩膀上。计划经济时代,房子本身就少,借想到房子就很困难,而要借到适合教学用的房子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办学不仅要满足教师和学生的吃住、上课的要求,还要有运动场所。经过多方打探,我们暂借杭州七堡蚕种场闲置的一幢三层楼育种室,仅有一间会议室用来上课,学生和老师的住宿和教学全在这个楼。

解决了房子问题,要想开学还得有课桌椅,但是上面拨下来的经费很少,没有多余的钱去购置床铺和课桌椅。经过多方打探,得知浙江省人民政府主管的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仓库里有在文革期间停办的其他学校上交的课桌椅和床铺,于是提出申请,通过内部调拨,将这些使用过的双人课桌椅以及不怎么牢固的100多张木头床铺修修补补,勉强地解决了学生的上课、住宿的问题。

教职工的数量当时也少得可怜。专业教师里,正式聘用的老师只有一两位,其他授课的老师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借,二是聘。借来的老师一般都是县财政局、银行业务骨干,工资由原单位支付,与学生们在学校里同吃同住;聘的老师则是工厂财务部门的科长、财会人员等,他们完全是义务劳动,没有工资,在一张表格中安排好每个人的授课时间。因为学校没有车子,他们每周自己骑着自行车在城里至七堡几公里间来回,风雨无阻地来给学生上课。由于教学条件限制,课程设置上只能采取单科独进,老师们上的主要是业务课,注重实际操作。负责后勤的职工就三人,除了我之外还有一名会计和一名总务,而负责行政教务的老师也只有两三人。因为当时还没有明确的科室区分,一项任务往往是领导指定一个人就去做了。

经过这样艰辛的筹备,学校终于在11月份开学了。第一批招收了120名学生,财政60人,银行60人,生源主要是一些被推荐的农村知识青年,他们在上山下乡中表现优秀,而不是依据考试成绩招生的。开学后同学和老师

蚕种场的这幢楼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办公室,领导、教师、行政人员都在一个大房间里办公;没有房间,男生和女生各住一大间统室,睡在陈旧的木质双层床上;没有食堂,我们就在蚕种场食堂搭伙,师生每餐还要洗米蒸饭,一般4毛钱的饭菜票就能买一天的伙食;没有运动场地,体育课无法开展,学生们就在马路上跑步锻炼身体。班主任脱产全职管理学生,负责学生的日常起居和思想工作,一直都要住在学校,其他老师也只有周六一天的休息日(当时实行六天工作制,没有双休日),而我们后勤人员也是回不了家的,要修课桌椅和床铺。学校就是这样艰苦但也充实的环境下慢慢地步上了正轨,然而新的问题也随着时间浮现出来。

## 数易校名 屡迁基址

1976年文革结束,为了发展农业,培养蚕种,养蚕厂要开工了,这意味着我们要搬迁。我们打听到清泰门外一堡乌龙庙闲置的三堡中学,房子已经造好,课桌椅、床铺等设备、食堂都有。由于文革耽误了招生,一直空闲。于是经过联系,1976年暑假我们进行了搬迁。因为设施齐全,搬迁工作量并不大。当年,我们又从黑龙江建设兵团招人浙江支边的60名新生,由于经济状况好转,财政厅开始在文一街征用土地造房子。

当时年青教师较少,老师们大多50多岁了,每天上班要从城里骑自行车到三堡,时间长了老师们身体吃不消。为了保证教学的有序进行,我们千方百计申请了一辆南京牌照的货车,上面搭个篷子,一车两用。礼拜六的时候在车子里放几把凳子接送教师,平时都是运大米、蔬菜等食堂需要的物资,学生们下课也要一起背大米,因为生源都是来自农村,20多岁的青年,力气很大,学校艰苦,大家都很配合,自力更生,减少开支。

1976年底,原浙江财政银行学校一分为二,一部分为浙江财政学校(即我校前身),由财政厅分管;另一部分名为浙江银行学校,由浙江人民银行分行管理。

1977年三堡中学自己也要开始办学,租期将满,我们让省人民政府联系文一街浙江师范学院(现浙江师范大学的前身),预借它的杭州分校教学系。浙江师范学院在文革前就搬到了金华教学,文一街校区是空着的。于是1977年6月我们又搬到了文一街,利用暑假,大家把七堡的课桌椅和床铺也一并搬入。1977年高考恢复,我们开始正式招生,第一届招生60名左右,中专招生为两年制,当时招进来的多为农村知识青年。第一届毕业典礼还是在西湖边借了招待所举行的,环境艰苦由此可见一斑。

租借一年左右,浙江师范学院催着要回原教学系房屋。我们征用的土地计划要造三幢

楼,分别是教学楼、食堂、宿舍。但当时处于计划经济阶段,钢材、水泥、钢筋和砖瓦等都是按定额配置,材料不足,施工进度慢。文一街94号先造好一个食堂,由于没有办公楼,恰逢马腾路上建好了40多套教职工宿舍,当时老师较少,闲置的宿舍就用来当做老师办公地方。财政预算只够支付给调来的人员工资和日常办公经费,建筑所需材料不足部分只能自己去想办法。朱文伟校长利用个人关系,亲自出面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到中专后期,三幢楼均已建成。到了大专招生阶段,两年制变为三年制,学校在规划的40亩土地中又造了一幢办公楼,建起一个印刷厂,自己印刷教材,但随着社会上印刷厂的增加逐渐被淘汰了。

## 艰难困苦 玉汝以成

在学校后勤工作将近15年,我觉得最难忘的就是建校初期那段日子,那时候主要就是“没钱”,一切都要勤俭节约,不能乱用钱。没有车子去火车站接新生只能向有车的单位借。老师和职工没有什么福利待遇,我的工资当时只有50多元,处于中下水平。校长资历深,工作出色,拿到最高的工资也才100多元。管理后勤工作,每个星期,每个假期都不能休息,每当房子租期将满,我们要提早找好新地方,利用假期进行搬迁,布置好课桌椅和床铺,准备好开学事项。我47岁开始到学校工作,每天起早摸黑,整天骑着自行车忙活不停。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每个人都团结,感情非常好。我和负责教务工作的王士达老师,情同手足,他是从浙江职专调来的,经常帮助我们后勤部。因为王老师的社会关系比较多,认识课桌椅生产厂家,与木材厂也十分熟悉,我就与他一起出差,由他出面与厂商谈,在教务方面,我也会力所能及地尽力帮他。艰难的环境拉近了我们所有教职工之间的距离。

我们当时的“模范校长”朱文伟同志原来是财政厅办公室主任,1956年他在浙江财政干校担任校长期间就与他相识。当时的条件下办校困难,很多人都不愿意来,他却不畏艰难,70多岁的高龄接下这个重任,在七堡的时候仍坚持自己骑车上下班,与校长的同时还负责上政治课,自己写材料,很关心同事,教职工们都对他称赞不已。朱校长那种吃苦耐劳,不计较个人得失,为教育事业奋斗一身的精神一直令我钦佩,我们的上下级感情也十分深厚。

我于1989年底退休,是学校第一批退休职工。看到学校从当初的120个学生发展到今日的上万人,从当初的“游牧式”办学到今日拥有美丽的大校园,我感到十分欣慰。希望回顾当初的艰苦卓绝,勉励现在的莘莘学子和教职工们,愿君珍惜当下美好的时光!

(作者系我校退休职工)

口述人 于阿全  
采写人 杨嘉莉 黄子临

## 来到浙财大是我的正确抉择

陆建章

我这辈子自上世纪50年代末离开上海郊区的故乡到现在先后在北京、青海、河南、浙江四个地区工作于三个单位,最后落脚于杭州的浙财大,这是我一生中正确的抉择,最幸运的举措。

1964年我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这里是我熟悉的地方。幽静的环境,简朴的校舍,还有那空无虚席又鸦雀无声的图书馆……我立志在这里当一辈子教书匠,奉献自己的一切。我勤奋工作,努力学习。然而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地打碎了我的美梦。当时我虽然只是个政治辅导员,但也被批斗和抄家,连省吃俭用的马列著作也被抄家抄走了。

当时的中央决定人民大学停办,人员分流。一批又一批的教职工去“五七”干校锻炼改造。我随家属搬迁到青海省某地,加入了长达十三年之久的大三线建设的行列。1982年又随单位迁址河南洛阳。

我离开人大后的工作单位性质是化(军)工科研院所。所以我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岗位发生了很大改变,没有稳定明确的工作方向,到处打杂,什么机修车间、供应科、“五七”连队甚至收发室我都干过。虽然期间也做过《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共六本马列著作的教学辅导。但毕竟属于短期的、临时性工作。多方面的不适应,我常常想着回学校教书。但在当时,个人的工作单位是无法自己选择的。即使调动,也要经过严格审批,尤其对地处高原三线建设的职工想调离原单位尤为困难。不仅如此,那个时期的广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社会上是不受欢迎的。我虽然与多地联系,但结果是“查无音讯”,也偶得“暂不考虑”的答复。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才流动才曙光初露。人大也即将恢复,但因“户口”问题过不去。随着年龄的增长,告老还乡的愿望日渐占上风,开始向江南方向寻找归宿地。也曾得到杭州某些学校的允诺,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浙财院。经过试讲、政审,我终于实现了返校归队的心愿。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美好!

第一、圆了我返回高校教学岗位的多年之梦。在离开人大之后的许多年,睡梦中我经常见到当年的同事和与学生愉快相处的情境。我办事处世素来比较直,不会绕弯子,但很喜欢与年轻人打交道。因此自以为当个教书匠最合适。但我毕竟脱离教学岗位很多年了,绝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十分珍惜来财院的机会,加倍的努力和勤奋,恨不得一天当成两天用。我主动虚心向老同事学习请教。我教学上认真备课,科研上也勤奋刻苦,讲课尽量生动,努力挽回多年失去的荣誉。经过几年的刻苦奋斗,教学和科研工作上均取得了一定进展,终于评上了高级职称。另外,受到党组织和同事们的信任,先后担任了两个部门党务工作方面的负责工作。

第二、我参加了校级教学督导工作八年有余,得益匪浅。1999年12月至2008年初,我受聘参加了校督导组的各项活动,并于2006全程参与了国家教育部教学质量水平评估的校内预评估工作。这个评估对我校教学质量、教学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教学理念的提升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也为几年后财经学院晋级为财经大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校内预评估和其它督导工作中,我都积极认真地完成了领导交给我的各项任务,在领导和同仁的指导和帮助下,工作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尤其在全校学生教学信息员队伍的组织、培训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校刊《财经论坛》上发表了关于信息员工作的总结文章。

八年有余的教学督导工作不仅使自己学到了很多教学与管理的知识和先进经验,提高了认识和析能力,增长了才干,也为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管理水平的提高贡献了一份微薄力量,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这些都是先前从未想过的。

第三、浙财大有一个难得的晚年生活好环境。近几年来,我校的退休人员急速增多。截止2014年5月底,全校离退休总人数达380人。我校党委对离退休人员十分关心,多年前设置了离退休工作处。现有三名青年干部专门从事老干部的管理和服务工作。现在我们养老金的花费富足有余。学校对我们的福利也极为关照,每年重要节庆都有慰问,患病住院都有老干部处的领导和成员前来探望。日常有多种娱乐兴趣小组,如老年合唱团、书画组、健身组、舞蹈队、摄影组、花卉组等等,还有电脑学习班、老教授协会等。每星期天有活动,自愿参加,深受老同志的欢迎。本人参加了合唱团和书画组的活动,充实了生活,陶冶了情操,促进了身心健康。在我们这里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年活动的内容之丰富、服务项目之周到在杭州市的高校中是不多见的,令其它院校老同志羡慕和赞叹。

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正确的理想信念形成的发源地,也是我工作、生活能力得到培育的初始之地。在人大学习和工作的十年对我一生的工作方向和思维方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母校让我终身难忘和深切怀念。而浙财大,让我圆了重返校园的梦,而且教学科研能力有了较大提高,社会工作能力也得到了有效锻炼,深受党组织和同事的关怀,心情愉悦,使我获得了新生。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在今年校庆40周年到来之际,我对财大表示深深的谢意,并衷心祝愿他勇攀高峰,再创辉煌!

(作者系我校退休教师)

## 我校生活园区开展“特色团小组”评比活动

本报讯 为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五四”讲话精神的号召,展示当代大学生的青春风采,加强寝室间的联系,促进生活园区团建网格化管理,5月中旬至下旬,我校生活园区团工委组织开展了“特色团小组”评比活动。

本次活动以“扬青春活力,创特色文化”为主题,共分为勤学进取型、文体风尚型、工作实践型和创新风采型四类,主要面向大一、大二的公寓团小组,为团小组提供展示青春风采的舞台。

通过前期宣传、自愿报名以及组织初选,最终有12组“特色团小组”入围决赛。12组参赛选手以PPT形式融入思想引领、文明寝室、学习考证、文体活动以及校园生活等内容展示多姿多彩的园区生活。他们融洽的寝室关系、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深深感染了每一个人,充分展现了“可爱、可信、可贵、可为”的大学生形象。最后,24幢F2团小组(信息学院),43幢C5团小组(会计学院),31幢B6团小组(金融学院),25幢C3团小组(数学学院)等脱颖而出,分别获得勤学、文体、工作、创新型“特色团小组”称号。

我校公寓团小组由4到5个寝室构成,依据“同学院、同专业”划分团小组分布,通过引入网格化管理,发挥各学院团委和公寓活动团总支的协同作用,加强团员青年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推动团员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加大对团员青年的引导和覆盖作用,将团的组织衍生到寝室,依托公寓团小组力量,组织、引导团员青年开展丰富多彩的团学活动,将团的文化有效深入到团员青年当中去。校团委



本报讯 毕业季的校园,大批的学子即将离开学习、生活了四年的母校。除了在校园里各处留影拍照外,大家都绞尽脑汁地也想为母校留下点纪念。6月10日,金融学院的毕业生们,选择在校友林为母校种下了两棵茂盛挺拔的香樟树,作为留念。这两棵象征着“感恩、成才、吉祥”的香樟树是金融学院的402名毕业生自发筹款购买的,比起牌匾、帆船等纪念品,香樟树不仅代表了百年树人,也更为绿色、环保。“这两颗树就是我们在财大留下的印记,若干年后再回到母校,我一定会再来看望自己亲手种下的香樟树!”毕业生小李如是说。

通讯员 陈炜

## 毕业晚会轮番上演 亮点泪点扣人心弦

本报讯 六月不仅是毕业季,也是文艺演出季。随着毕业的临近,除了6月16日隆重上演的校级毕业晚会外,各二级学院自己精心筹备的毕业晚会也开始陆续登场。一台台院级毕业晚会,既有毕业季的共同之处,亦有各自学院的特色,亮点、笑点、泪点打动人心,将毕业气氛预热了起来。

## 金融学院——最穿越的毕业生晚会

金融学院的毕业生晚会上,由多位老师共同演绎的时代走秀——“风华流年”让人眼前一亮,仿佛让人坐进了时光机,穿越到古代,把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时光流转,汉朝的两位才子佳人向我们款款走来,身着汉服的他们举手投足间尽显庄重,作揖、行礼,汉朝间的气息扑面而来。还未看够汉服的华美,转眼《甄嬛传》的音乐响起,“嬛嬛”和“十七爷”徐徐走来,还未看够他们浓情蜜意,“四郎”威严登场,气场十足,好一场清宫秀!转眼,时光的年龄带我们进入民国时期,这边“金陵十三钗”伴着《秦淮曲》登场,身着旗袍,婀娜多姿,纸扇轻摇,顾盼流姿。那边五四时期的青年情侣骑着自行车,青春洋溢。还有两位民国“007”警官伴着动感的音乐上演了一场无间道,令人目不暇接,拍手称快。

这个时代走秀由金融学院18位老师倾情出演,阵容强大。老师们一改往常严肃庄重的面容,大胆展示与课堂上不同的一面,非常认真地参与演出,用自己的行动表示了对毕业生的祝福。

这个精彩的节目背后是学生和老师辛苦的付出,仅仅节目策划就前后修改了不下三遍。学生们先把节目拍成视频给老师们当样本,老师们很喜欢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兴致高昂地多次排练,辛苦的付出都只为了给毕业生们上演一场最难忘的回忆。

## 经贸学院——最欢乐的毕业生晚会

经贸学院的毕业生晚会上充满了欢声笑语,而这笑声的高潮还非“爱笑镜子屋”这个节目莫属。爱笑镜子屋,我做什么你也做什么,我说什么,我也说什么,你我之间仿佛隔着一面镜子,你是我的镜中人。一个精彩的节目,一场随机的师生互动,是经贸学院毕业生晚会上最大的亮点。表演者在现场随机挑选一位“镜中人”,带着满腹的疑惑,被选中的杨忍老师应邀上台,看似相同的道具暗藏玄机,平白无奇的动作却是笑料百出,没有彩排,谁也不知道扑克牌是连成串的,不能一张一张的飞出去;没有预告,也更是没人知道舞台上的凳子竟然少了一腿,杨老师一坐竟然摔在其中。这放到任何人头上都不可避免尴尬的场景,杨老师却乐在其中,灵活的表现炒热了全场的气氛。

台上热火朝天,台下细声细语,“这孩子也太过了吧,直接这么玩老师,不怕吗?”、“这么没节操,这老师还真是大方”,“配合得很好嘛,这不会是彩排过的吧”。这场表演难怪会让同学们惊叹,能与老师相处的像朋友一般的确也是件让人羡慕的事。完全无事前准备,在台上配合学生即兴欢乐了一把的杨老师,在晚会之后依然意犹未尽。他说:“我其实很喜欢表演,很享受这个过程。作为辅导员,我喜欢像朋友一样跟学生相处。学生邀请我参加这个节目,我非常开心。毕业了嘛,



金融学院正在表演“风华流年”



经贸学院师生游戏“爱笑镜子屋”



信息学院陈伟浩同学领取“编程学霸大神奖”



数学学院郭桢爸爸现场向师生致谢

就是要让大家开开心心的毕业。”

## 信息学院——最学术的毕业生晚会

众所周知,信息学院是各种编程高手的汇聚地,学术氛

围浓厚。而他们的毕业生晚会上也上演了一场充满学术气息的颁奖典礼,表彰了学院学业、学生工作、文体等各方面深受学院广大同学认可的“明星”老师和学生,他们是由信息学院学生会和老师共同选拔出来的,堪称信息学院的风云人物。

颁奖典礼上,信息学院男生心目中的女神余泽一学姐获得了“起弦风雅女神奖”,说余学姐是女神,一点都不夸张。她不仅能歌善舞,手持竹笛A级,声乐(美声)八级证书,荣获过浙江省“铜音杯”二等奖,她还精于学业,曾多次获“三好学生”“优秀团员”等荣誉称号,还在省级电子商务竞赛多次荣获一、二等奖,更获得过省级挑战杯竞赛中二等奖。

而最具信息学院特色的“编程学霸大神奖”花落陈伟浩同学,他凭借惊人的努力和天赋,将Java程序,编程熟记于心,在大学四年时间里曾获得过美国数学建模大赛一等奖、两次获得ACM-ICPC程序设计竞赛亚洲区区域赛邀请赛银牌、三次获得ACM-ICPC程序设计竞赛亚洲区区域赛铜牌、浙江省程序设计竞赛银奖两次、“蓝桥杯”全国软件大赛C/C++本科组全国二等,浙江一等奖和浙江财经大学ACM程序设计竞赛一等奖等各种奖项,令人眼花缭乱。他还分享了他成为“学霸大神”的秘诀:如果想在认真做一件事,你首先要对这件事情感兴趣,或者愿意为了自己爱的人去奋斗。此外还有团队精神领袖奖、体坛风云人物奖、潜心创业公益奖等。

毕业生晚会上的颁奖是对毕业生们大学四年辛苦努力的肯定也是对他们的激励,愿他们在未来的道路上勇往之前,将学术进行到底!

## 数学学院——最伤感的毕业生晚会

数学学院的毕业生晚会非比寻常,催人泪下。因为一名毕业生的缺席而被遮上了一层难以言说的伤感。数学学院的郭桢同学,因为罹患急性粒细胞白血病,永远离开了大家,再也无法参加人生中这场重要的晚会。

四张椅子,三位室友在晚会上回忆起和郭桢相处的点点滴滴,数度哽咽。如果不是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如果没有骨髓移植后的排斥,如果生命不是那么脆弱,郭桢本会和他最亲爱的室友一起穿着学生服站在同一个舞台上,朗诵着诗篇回忆匆匆的四年大学生涯。只是人生没有如果,现实从不偏袒理想的美好。

虽然斯人已去,但是郭桢的父母带着儿子未完成的梦想来到了校园,参加这场毕业晚会。郭爸爸穿着一套郭桢生前最喜欢他穿的中式服装站在了舞台上,为曾经帮助过郭桢的老师和同学们深深鞠了一躬,以表达感谢之情。郭爸爸为大家送了郭桢生前写的一封信关于同窗关于友情的信,现场在座的师生眼眶再一次泛起了泪花。随后,郭桢父母捐赠了自己10万元的积蓄,成立了“郭桢爱心基金会”,希望用这些钱帮助和郭桢一样身患重病的孩子。

这台毕业生晚会少了一份闹哄哄的浮夸,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怀念;少了一份青春岁月的闹腾,多了一份珍惜当下的感慨;少了一份肆无忌惮的放纵,多了一份心怀感恩的觉悟……数学学院的毕业生晚会在毕业季里告别大学时光,告别年少无知,也再一次告别了同学们记忆中微胖而又憨厚老实的郭桢。

学生记者 杨嘉莉 郭燕 蔡启云 赵怡繁 董伟 摄影 王坤 张启恒